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
佯死以誤管仲也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
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敗魯兵于乾時掩絕魯歸道
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
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
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心欲殺管仲
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
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名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名忽彊武雖國人名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
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名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
夫雖不得行其知其衆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曰夫國之
亂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朋友不能合摎而國乃可圖
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
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

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

韓子說林下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呂覽順說

管子得于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人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

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

韓子外儲左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臣使臣不凍餓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

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所在之國必得志于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敝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于國為羣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

多同
國語

呂覽賢能　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桓公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鄭其手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境中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

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叅韓子外儲左

說苑善說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

其政常疆于諸侯　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因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有列國之君史管子列傳節文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

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兵革故出入自圍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管子大匡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沬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沬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

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于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劔當兩階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于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刼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

信于天下君猶得也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韓子說林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韓子
難二

桓公問于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
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鑑焉管仲對
曰恵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能通四隣諸侯之義
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鑑焉管子對
曰恵吾聞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
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

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于義上下皆飾形
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
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
令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
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
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桓公曰是何言耶以
繬緣繬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

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政
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鑑
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
優繁其鐘鼓流于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
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
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辟若漏釜豈能無竭此亦

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
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
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鑑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
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
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
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
相親若兄若弟忠于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
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

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鑑焉管子曰夷吾聞之于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

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于貨賄競于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湛湎于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騈貨財相入酒色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管子四稱

桓公謂管子曰令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

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無載之則諸生皆植繫于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管子版法解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閒有二鴻飛而過之公嘆

曰仲父令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公曰何故不對管子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能對公曰仲父胡為然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之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

問本管子對曰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税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税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公曰仲父此三言者寡人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于太廟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鍾（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饑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忠信遠者示以禮義行之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管子霸形）

桓公曰吾欲勝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身雖能不久則人待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國岌乎管子小問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

曰始于為身中于為國成于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絶世起諸孤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寛而不凌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為天下也管子小問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

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鶩距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有禮愼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

善（管子 小問）

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賛曰自吾得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說苑君道 又韓詩卷七稍畧）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于車下望桓公而悲擊

劉向別録載戚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
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
時旦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常尺半敝布單
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
舍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
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
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蜩笑外稿云此歌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者高誘注呂氏春秋謂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辭雖未見所據亦可知南山白石之歌誘初未之見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家室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列女傳　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五日不朝有憂色妾婧進曰君不朝五日矣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仲曰非汝所知婧曰妾聞之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仲曰何謂

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仲大悅以
告桓公公乃修宮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于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于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

者矣對曰人主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處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于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兑利請使游于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

小匡

韓子外儲左桓公問置吏于管仲管仲曰辯察于辭清潔于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剏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城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 又新序卷四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于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于所見而求于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又曰言于室滿于室言于堂滿于堂是謂天下王 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共聞 韓子難三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

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瓆洛之
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及一歲而四郊之
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
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瓆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
屠酤之汁肥流水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
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讐買為取市未央畢
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
水上彈翡燕小鳥被于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

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

主之情以告外外内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
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于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
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
對曰夫短綆不可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
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
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
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

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說苑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荅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韓子說林下

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韓子外儲左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

內而後可以懲境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救危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及今未之有改君何疑焉公

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也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霸

韓子外儲左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國之上高子國子齊世卿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

桓公將東游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于人無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管仲復于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因情謹聲以言尊生此謂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仲復于桓公

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

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
而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容如此而後可以為天
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為而成不
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
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
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多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
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
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

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桓公明日弋在廩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而
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
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
子之憂也公再言二子不對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
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饑而上
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
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川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桓

公蹵然逡巡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人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饑而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饑也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内視君其猶父母四方之外歸吾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于里官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于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

教也于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關譏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絶城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管子戒篇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

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措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

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公曰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管子小問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

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内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
君若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
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于土貪于土必
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
者勝詐則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則亂内動則危于身
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公曰然則奚若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
君受而封之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

何行管仲曰公内修政而勤民可以信于諸侯矣公許
諾乃輕税弛關市之征為賦禄之制　既已管子又請
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
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
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于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于國中君賞于諸
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
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

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叅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叅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

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
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公曰定
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
王之處士必于閒燕處農必就田埜處工必就官府處
商必就市井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夕
從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
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及寒擊槀除田以
待時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
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于田埜稅衣就功別苗
莠列疏邀首戴苧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
四支之力以疾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夕從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

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輅
馬以周四方料多寡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
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于國奇怪時來珍
異物聚旦夕從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
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正旅
舊旅舊視故舊如旅也則民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

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干時于天下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于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脩公族家脩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收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于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

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于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于民予無財寛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

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罪則百姓通于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管仲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則五人為伍軌長率

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
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
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
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
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軍旅政定
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
家與家相愛小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
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

閒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于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敢圉也管子小匡多本國語

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

有善者國子爲李隰朋爲東國賓須無爲西土弗鄭爲
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
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爲
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至
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
日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
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
有過無罪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爲上

舉從政治為次野為原人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應于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于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

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于君以卒年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好飲食不交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于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于父兄無過

于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于父兄無過于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管子大匡

詩傳入齊風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詩說畧同詩序入鄭風思君子也

管子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

況與惡人同處此段今本無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五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六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桓公中

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史齊世家

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

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獸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管子揆度

桓公問于管子曰令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得與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

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管子輕重甲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

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于三衢是無不服文繡
衣裳者伊尹以亳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
于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
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
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
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
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
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

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亳兼桀之
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
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
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
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
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内則有女華之陰外則

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于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于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準也又曰人君操本民不能操末人君操始民不能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穀

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于君矣管子揆度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管子輕重甲

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管子事語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于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須無皆差肩而

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

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于其
内鄉為功于其親家為德于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
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
四萬二千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
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
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
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于鄉乎

桓公終舉兵攻萊戰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此素賞之計也管子輕重乙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公曰何為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

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籍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

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于上女勤于纖微而織歸于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

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
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于民此有虞之筴乘馬
也管子臣乘馬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于諸侯寡人欲為百姓
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
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
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公問
管子曰此其故何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

聘之名顯于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于
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名一舉
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于管子曰請問王數
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
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于桓公
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
城之地其于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龍夏其
于齊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壏齊地者五分之一非

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

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孫寀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

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于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于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于布則撫之系籍于穀則撫之山籍于六畜則撫之術籍于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管子輕重丁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籍于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于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于六

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曰此隱
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
可耳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公
曰何謂正鹽筴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
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
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鹽百升而釜令鹽
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
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

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于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給之鹽筴則百倍歸于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

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于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共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管子

海王

管子輕重甲桓公曰寡人欲籍于室屋管子曰不可是

毀成也欲籍于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于
六畜管子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于樹木管子曰不
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曰君請籍于
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
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曰厭宜乘勢事之利
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乘幼與物
皆宜公曰行事奈何管子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
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

魚以爲脯鮑以爲殺若此則澤魚之正百倍異日則
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
也然則自足何求于民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于民而貴市之皮幹
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
不相睹南北不相見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
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

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牛馬絶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價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管子輕重甲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

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為鹽正而積之公曰諾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曰

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列女傳　齊桓公夫人衛姬衛侯之女公好淫樂姬

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曰夫人治内仲父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于世矣據此則桓公不伐衛矣然桓公之二十年齊伐衛衛人敗績已見春秋

詩傳　桓公好内衛姬箴之賦鷄鳴

詩説　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詩序云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按詩序與詩傳詩説不同而齊無哀公亦未知所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何故也管仲曰國必

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瘖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牙一作垂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管子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堂上也艴然充盈

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呿開也　唫閉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呂覽重言　又韓詩卷四　又說苑權謀　又管子小問畧同而東郭牙作東郭郵　蹠𤸎作席食）

管子（小問）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

而莒七

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淮南子氾論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入以甲兵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
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
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
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于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未可治内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
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隰朋為行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

有弊渠彌于河階綱山于有牢房元齡曰使海于有弊言或遇水災教令泄于海使有弊盡也渠彌裨海之名言高山大海可為險阻也綱山依山為綱而有牢國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柒國語作漆使海于有弊渠彌于有階綱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弊渠彌于有階綱山于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海東至于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三

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于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于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管子輕重甲春秋之時越荒遠小侯耳胡曰莫強且伐孤竹而備越何其遠也按經傳無敗越事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

侯聞之皆朝于齊

管子 小問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寡人大惑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

墨智字叔達謚齊

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于老馬與蟻今人不知其愚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韓子說林

博物志史補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

沙往外國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脈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于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說苑權謀桓公將伐山戎使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魯君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所得山戎之寶器中國之所

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說苑指武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于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毋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

桓公曰魯梁之于齊也千穀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于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公曰諾即為服于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金則是魯梁不賦于民而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車轂齺騎連伍而行管

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

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史齊世家

狄人伐邢齊救之遷邢于夷儀補

桓公二十八年齊盟江黄于貫補　江黄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黄人患楚桓公方存亡繼絶救危扶傾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義來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若楚伐之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及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黄桓公

不能救君子閔之 新序卷九

衞文公有狄亂告急于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衞君

補

管子 霸形 初宋伐杞狄伐邢衞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 紉猶摩也 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可乎管子曰諾于是令縣鐘磬之榛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衞君不可不救公曰寡人疾病姑

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
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簴之閒管子從
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向對之大鐘鳴
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曰此臣之所謂哀非
樂也臣聞之古之言樂于鐘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
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鐘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
憂令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
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

曰善于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伐謂斷也併猶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守掌之）桓公曰寡人已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不之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慶）臣聞之諸侯爭于彊者勿與分于彊令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

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公曰諾于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令始行于天下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

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史齊世家
桓公三十年伐楚至于召陵補初蔡女為桓公妻桓公
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
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
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
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
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
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從也桓公從之遂滅

蔡 韓子内儲左

管子 大匡 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内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内奪民用士勸于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為義之士不

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齊公所賢于人臣者莫如管
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
寡人不愛封侯之賞焉于是楚國之士皆抱其重寶
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于是
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
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
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
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

有喪雎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久矣思人衆兵强而能害已者必齊故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舉也公曰善然則柰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及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不

許則遂以武令焉公曰善于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百代不毀）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墮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南存晉公反位已霸

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三十四年桓公會諸侯于洮以定王室立王太子鄭是為襄王 補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史齊世家

管子 小匡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

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史齊世家）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史齊世家）

秋復會諸侯于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内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

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虙羲一作黃帝）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鉅平）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告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車懸

里之謀也管子輕重丁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于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天子封于太山禪于梁父號令于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于太山禪于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價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

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六